



史海回眸



“计划粮”

□程太和

计划经济时期,事事谈计划,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计划。

1953年末,南通按照国家指令开始实行粮食、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所谓的吃“计划粮”,即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国营大集体企业、合作社人员实行凭粮食管理部门的“定量粮油供应证(券)”购粮、购油,对城镇居民按户逐月有计划地保障供应。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当年按照人口、分年龄等次供应成品标准粮:1~3周岁,每月7斤;4~6周岁,每月13斤;7~10周岁,每月20斤;10周岁以上每月24斤(初中生每月30斤,高中生每月32斤)。有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则按其工作与工种的劳动强度不同,每月供应28~45斤不等。笔者1984年7月参加工作,月供应计划粮标准仍为28斤。当时单位上有些人把工种填为“业务外勤”,计划粮标准就变成了32斤。

国家实行以人定量供应办法后,杜绝了粮食浪费现象,粮食销量明显下降。1958年大跃进,工业突飞猛进,大批农民进城,定量人口增加,各种补助粮食销量也大幅度上升,又出现了粮食销量供应紧张的状况。1959年6月,南通市整顿劳动力,压缩城市粮食销售。1960年10月整顿统销,降低口粮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作业等重体力劳动者以及外科手术医生、高校学生、专业运动员等定量标准不作变化外,国家机关团体工作人员、经营管理人员,按原标准计划粮一律下降2斤;郊区机关以下工作人员,下降1.5斤;城镇居民定量标准降低1斤;轻体力劳动者、中小学生、职员,按原标准降低1斤。1961年8月,为方便群众,南通市改凭证供应为凭券供应。1964年10月14日,江苏省人民委员会通知,对过去降低口粮标准的人员恢复到原标准。同年,将粮食定量划分为基本口粮和工种粮,工作人员基本口粮每人每月28斤,工种粮随工种变动而变动,基本口粮在本人户籍所在地供应,工种粮由工作单位发给。

1972年开始,南通市每年都要整顿粮食统销,对工厂企业职工,进行“三查三对”(查户口、对花名册;查工种、对定量;查工资表、对粮食供应清册)。清查不合理供应,每月达10825公斤。对工商业用粮,进行“四查三清”(查经营管理,查规格质量,查粮油保管,查手续制度;清账目,清粮票,清粮油库存)。收回溢余粮食260567公斤。粮食实行计划供应后,工业(包括食品行业)用粮于1953年底由粮食部门统销。1955年11月1日起,行业用粮实行凭粮票供应。1981年7月21日起,江苏省商业厅、粮食厅发出《关于城市饮食业粮油供应的联合通知》规定,饮食行业用粮在粮食部门货源供应不足时,经粮食部门同意,可在市场上采购生产所需要的粮油。对退出统销的小杂粮、小油料,实行议价供应。豆腐、豆芽、粉丝等副食品用粮,甜酱、酱油、乳腐、醋等酿造业用粮,按城市定量人口,每人每月供应1斤左右。县城按城乡人口,每人每年1~2斤原粮核定供应。1985年4月1日开始,平价供应的工业用粮,一律改为议价供应。

从1972年开始,对工业用粮,实行节约代用,综合利用。1972~1977年,节约代用单位23个,节约用粮69万公斤。代用品种有海带胶、聚乙烯醇、化学酱等,用于酱纱、糊包装、微生物生产药品等。

补助粮是定量供应的一种补助形式,包括夜班、重体力劳动、会议、出差、城乡差额和特殊补助等。1960年10月16日南通市粮食局具体规定:夜班粮补助,限于生产工人(包括跟班的劳动管理员)、电话员、值班警卫员、夜班保卫干部、夜班装卸工人、夜班驾驶员、船队夜航人员、医院值夜班医护人员、工厂突击检修人员、为节日通宵服务的商业人员。夜班粮标准,每人每夜补助2两,特重体力劳动工人补助2.5两。劳动粮补助,干部参加工业生产时参照同工种补助;参加农业生产的,参照“三定”标准补助。1963年10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规定,县以上机关干部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时,大米地区补足到30斤,杂粮地区补足到32斤。出差补助,每人每日补助1两。会议补助,市县召开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劳模会、先进工作者代表会和烈军属代表会,每人每天补助到1.2斤。

1962年11月5日,南通市粮食局规定,对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外国专家实行粮食补助,另外,侨汇每100元供应平价粮20斤,回民开斋节,每人一次性供应面粉5斤,其他均为食油补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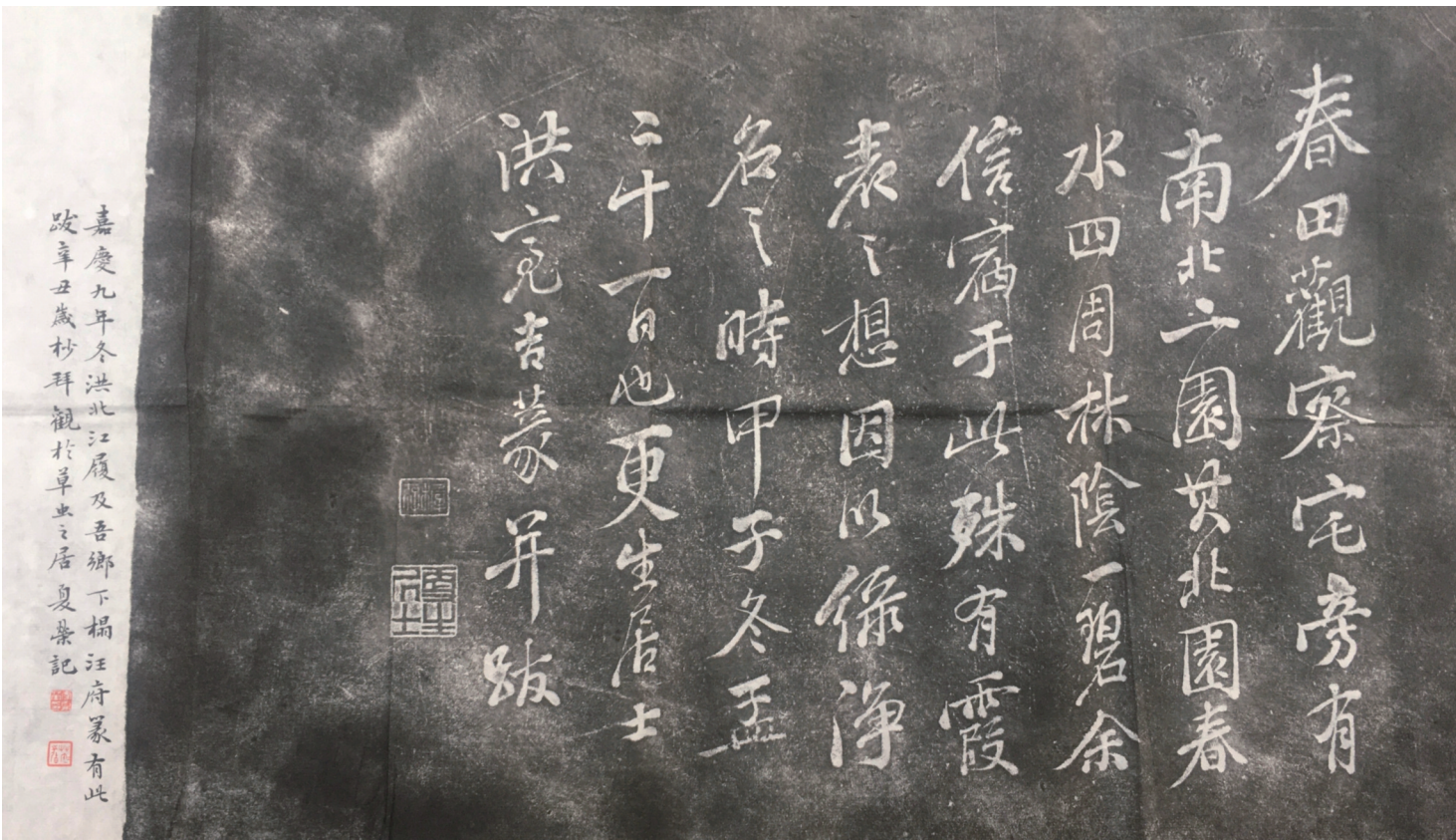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如皋绿净园石额记

□彭伟



绿净园石额洪亮吉跋拓片

老建筑



谈及清朝的绿净园,江苏就有两处。一处在南京六合,一处如在皋丰利(今属如东)。两地相距甚远,不过颇有交集。两处宅子的主人都姓汪,且都为文坛巨擘袁枚友朋。六合绿净园的主人汪世泰(曾于河南某地出任知府),是袁枚的女婿;如皋绿净园的主人汪为霖,是袁枚好友汪之珩的哲嗣。汪为霖(1763~1822),字傅三,号春田,历任镇安知府、广西盐法道、山东督粮道诸职,官至道员,友人尊称“春田观察”。

两汪是同辈人,友人中也不乏交集,像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就游览过两处绿净园。如皋绿净园一名,就出自洪氏的题跋。徐继畲君撰有《洪亮吉与南通州》(刊于2021年6月6日《江海晚报》,下文简称“徐文”)诸文,述及:

洪亮吉游览北园,见四周林溪一碧,风景尤美,遂取韩愈“绿净不可唾”之句,命北园名为“绿净园”,以铁线篆书之,并跋之曰……

无巧不阅文,看完徐文后数日,书商上门兜售一张绿净园石额的拓片。

我有幸一睹洪亮吉的翰墨:“绿净园”三字中有裂纹,但首尾两字完好,线条韧如铁丝,运笔圆润雅隽,为玉筋小篆,俗称铁线篆,美不胜收。有趣的是,题字右上方钤有起首印“天上谪仙人”。拓中跋语,保存如初,且与徐文中略有出入,故录如下:

春田观察宅旁有南北二园。其北园春水(徐文缺以上数字)四周林阴(徐文作“溪”)一碧。余信宿于此,殊有霞表之想(徐文无最后两字),因以绿净名之,时甲子冬孟二十一日也。

落款为“更生居士洪亮吉篆并跋”,钤印一小一大:“稚存”“更生居士”。洪亮吉,初名洪莲,字君直,小字(小名)稚存,别号北江、更生居士。款后两印都证明“绿净园”三字乃洪氏手泽。我为此恳请如东籍西冷社员李夏荣题写短跋:嘉庆九年冬洪北江履及吾乡,下榻汪府,撰有此跋。辛丑岁杪拜观于草虫之居,夏荣记。钤印白文“李夏荣”、朱文“草虫之居”。

素喜金石的李夏荣道兄,述及古人题跋极为考究,越是细处越有学问,字的位置,印的内容,都有规矩。他的话给我启示,细细品读绿净园石额中的跋文、印章,值得思索:洪亮吉题写“绿净”二字时,也许是想过一位唐代诗人——但不是韩愈,而是李白。

徐文中引用的“绿净不可唾”,出自韩愈的《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又作《合江亭》)。这首千古绝唱写下衡阳江畔的磅礴景象,尚无归隐南山的意趣。回溯洪亮吉的人生仕途,缓步攀岩,极限坠谷——嘉庆四年,这位昔日的榜眼、贵州学政、翰林编修,因言获罪,身陷图圉,发配伊犁。大难不死后的洪亮吉,早就无意仕途。待到嘉庆九年,他造访绿净园,胜景当前,情景交融,才有“霞表之想”。所谓“霞表”是指登高飞远,像李白一样做“谪仙人”,远离世俗。“霞表”一词,常常用来形容佛道之人。因此,洪亮吉于落款时,无论文印,都明示他是“居士”,又钤一方“天上谪仙人”,做到文印合一,画龙点睛,点出“绿净园”是世外桃源。很难想象,此时以居士自居的洪亮吉,怎么会想起那位素来反驳佛教的韩愈?

“绿净园”的确令人有“霞表之想”。据《汪氏两园咏合刻》及汪承镛《两园记》记述,如皋汪氏建有两园,以盐河为界,南园是久负盛名的文园,北园则是绿净园。绿净园大约建于乾隆末期,园中有竹香斋、药栏、古香书屋、一簪亭四处景点。奇花天天,芳草萋萋,流水潺潺,琴韵冷冷,令人忘忧,作别尘嚣。时至道光二

年,两园胜景犹在。那一年,学者、书法家钱泳来到园中游玩,后来他在《履园丛话》写道,恰逢园主六十岁,写有赠诗:

问讯如皋县,来游丰利场。两园分鹤径,一水跨虹梁。地僻楼台静,春深草木香。桃花潭上坐,留我醉壶觞。曲阁飞红雨,闲门漾碧流。使君无量福,乐此复何求? 阖别成清梦,相思竟白头。挂帆吾欲去,海上月如钩。

也是在《履园丛话》里,他还述及汪为霖“饮酒赋诗,殆无虚日,惟求子之心甚急”。汪氏祖上为盐商,可谓大富之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汪为霖唯一亲生儿子早逝。纵有万贯家财,只惜膝下无子。时至暮年,汪为霖的心态,友人皆明。就在钱泳告别两园不久,汪为霖离开人世。继子汪承镛日后又宦游他乡,两园败落,已是必然。查阅民国本《如皋县志·第三卷·古迹》:绿净园位于丰利,汪为霖筑,洪亮吉题额刊石,今仅存遗址,石额存汪家祠。

上述《如皋县志》的记载,应当是可靠的。笔者所获石额拓片是新拓,说明石额尚在人间。又经打听,才知那方洪亮吉题写的石额,已从望家祠堂中散出,现为私人所藏。我盼望有幸拜观这块石额,再话绿净园。

儿时的“冰雪运动”

□杨汉祥

习俗杂谈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赛日期越来越临近,加上当前各地人们对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就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儿时所玩的各种“冰雪运动”。

我的儿时也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孩子们冬季的“冰雪运动”,其实只是在冰面上以及雪地里疯玩而已。不过当时玩的冰与雪都是“纯天然”的,像现在那些大批量的人工制冰与人工造雪是没有的。因为我的老家位于苏中通州区,冬季并不太冷,河里结的冰不会太厚,人们一般不可能在冰上随意溜滑,再说当时许多家庭也没有条件给孩子买溜冰鞋或其他冰上运动的设备啊;至于当地冬季下雪的机会也不多,即使下的雪都不大,加上又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所以也不具备让人们在雪上进行滑雪等运

动的条件。

那时孩子们玩耍的时间虽然很多,但玩耍的场地以及器具很少,所以他们的玩耍也大都是一些毫无章法的野外活动,比如爬树、戏水、捞鱼、抓鸟、逮小动物之类。而一到冬季,孩子们就盼着河上结冰、天上下雪,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呼朋唤友,走出家门尽情地玩冰雪要雪,用现在的话说,就可以去玩各种“冰雪运动”了。

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冰上玩得最多的是“爬冰”。

所谓“爬冰”就是在冰面上行走以及互相追逐打闹。当然要玩“爬冰”必须选择在小河小塘边上。因为那些地方河水不深,结的冰层也比鱼塘中心厚一些,能够承受一些重力,但孩子们真的要在这些地方的冰面上玩,必须先用脚在上面用力蹬几下,发现确实安全了才敢上去尽情地玩耍,至于一旦冰层破了,上面的人也只是湿了鞋子而已,绝不会造成整个人跌入冰洞

的严重后果,我因冰层突然破裂而导致双脚多次踩进水里。另外一个玩法就是先从河里捞上一些小冰块,接着在太阳下慢慢地敲打凿磨成圆饼状,并在中间凿上小洞,然后把竹竿或芦苇竿穿过小洞,这样就可以做成冰盘车推着到处走了,当时孩子们还经常进行推冰盘车比赛,当冰盘融化得不能再推时,大家也差不多玩够了。当然,那时候孩子玩冰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把小冰块粉碎后磨成弹珠,然后在地上打弹珠玩;把冰块敲凿成小手枪、小匕首,然后插在腰间学习解放军;有的将挂在屋檐下的长冰凌取下来,拿在手里当冰剑舞,有的甚至取一些小冰凌当棒冰舔,等等。

至于下了大雪后,我们这些孩子主要有两个玩法,一是打雪仗,就是抓把雪搓成小雪球,然后分两帮人互相对掷,因为雪球很轻,打在人身上不感到疼痛,一般也不会打伤人,但如果把雪球打进人的衣领里,人的皮肉就会受到

很强的冷刺激,而且还会快速融化后浸湿内衣,我有一次就被对方小伙伴的雪球打中,半个雪球还钻入了衣领,以至不得不停止“作战”,急忙回家去换衣服并作保暖处理。此外,堆雪人也是当时孩子们最喜欢的玩法,只要场院里积的雪多了,孩子们自然想到要在自家场院里堆上一个或几个雪人。有时为了把雪人堆得更好或更多,一些孩子的家长也参与其中。记得有一年我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一下子在自家场院里堆了大大小小六个雪人,看上去很有趣也很壮观,而且因当时天气持续寒冷,又是连续阴天,直到半个月后这些雪人才完全融化。

如今,在我们苏中浦东一带,结厚冰、下大雪的机会更少了,加上现在供儿童玩的场地、器具、玩法也很多,所以过去孩子们常玩的那些“冰雪运动”基本上不复存在,但我们儿时玩冰雪要雪的场景,尤其冰雪带给我们的欢乐一直清晰地留在那一代人的记忆里。

现在农村的房子都是砖混结构,乃至钢筋混凝土浇筑,再也见不到从前的墙洞了。屎也拉在里边,家人扫地,就直接把垃圾扫到鸡窝里。鸡窝两三天就要清理一次,否则臭味难闻。过去住泥土墙的人家,后墙没有窗户,不少人家就在房间的后墙上开个墙洞作窗户,夏天开着凉快,冬天用草把堵住。农户家的锅门口夏天闷热,锅门口旁边的泥土墙上也开个墙洞,夏天透风,冬天再用草把堵住。

现在农村的房子都是砖混结构,乃至钢筋混凝土浇筑,再也见不到从前的墙洞了。

墙洞

□何台

江海风物



墙洞,就是开在墙上的洞口。旧时,农村住宅泥土墙多,砖墙很少。无论是泥土墙,还是砖墙,墙上都要开一些洞口。这些洞口都有一定用处。

砖墙上的洞口开在堂屋大门的左下侧,这洞口叫“猫洞”。这“猫洞”是方便家猫或野猫进出的洞,而不是现在城里人家的“猫眼”。过去,农户家中老鼠

多,老鼠很讨厌,偷吃粮食。老鼠的天敌是猫,为了驱赶老鼠,有的农户饲养家猫专门捕捉老鼠。没有饲养家猫的人家,也希望野猫来帮助驱赶老鼠。这样,但凡砌砖墙的人家,在砌墙时都要在堂屋大门左下侧留一个猫洞,以方便猫的进出。为了美观,猫洞上口还有一个简单的砖雕图案。冬天猫洞漏风,可用破布、草把将猫洞堵住。

泥土墙的洞口有好几种,有开在房子里边的,也有里外打通后作为窗户使用的。最常见的是房子里的小壁洞。

房子里的小壁洞是放置煤油灯用的。过去,煤油紧张,三角五分钱一斤,还要计划票儿。农民为了节省煤油,两个房子合用一盏煤油灯。那煤油灯就放在两间房子交界的小壁洞里,两间房子都有灯光,“一灯两照”,也是农民的发明创造。放煤油灯的洞口很小,只要能放置灯具就可以了。除了这种小壁洞以外,养鸡的人家在堂屋大门右下侧里口开个鸡窝洞。鸡窝洞洞口较大,可容纳几只鸡藏在里边。家养鸡白天在外散养,夜晚回到鸡窝,鸡蛋生在里边,鸡